

写完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，我回到了人间。

在这之前，有一年多时间我身在宋朝，脚步奔走于汴京、洛阳、大名、商丘、临安以及各个州郡，徘徊于廊庙之上、士大夫之家和江湖之远，忝列两宋大文人门墙，与他们诗酒酬唱、谈道论世、相响以湿。我分身“见证”和“参与”了他们或长或短的贬谪生涯。有时候，甚至是以替身的形式，“体验”了他们在黜放期间曲折、复杂、幽微、细碎的心路历程。这是一段艰辛又奇妙的行旅，我非我，我无我，我是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苏轼，我是黄庭坚、秦观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辛弃疾。我是十一颗耀眼光星中的任意一个，我是他们所有人，我身似不在人间。

那灿烂的两宋星空，一颗星就是一条银河。

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，壬寅八月初五日。薄暮时分，校对完最后一行字，最后一个标点，我合上书稿，整理好满屋零乱四散的书籍，然后轻轻掩上门，去衙前河边散步。

整理书籍的时候，我想到宋初的王禹偁。他从皇帝身边倍受宠遇的侍从之臣，贬到荒远的商州，身无长物，只有驴子拖着的一车书籍。经过灵宝稠桑坡，驴车碰到一块石头，要不就是一个沟坎，忽然驴仰车翻，线装古籍散落一地。他靠在一棵树上，苦中作乐写了一首《稠桑坡车覆》，说自己被文章所误，谪宦途中还带着一车书，真是可笑。

赋诗填词写文章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为文所误又自甘被误呢？天上文神派他们来到人世，使命就是行道德著文章，哪怕为此吃大苦、受大罪、遍历人间诸般劫数，也不改其初志。一如孔子评价颜子：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”苏轼因诗文惹祸，关进诏狱一百三十天，九死一生终于放了出来，回家当晚他技痒难耐，借着酒意作诗二首。杨万里晚年得了严重的肾结石，发作起来痛不欲生，医生嘱咐要安心静养，切切不可劳神焦思，尤其不可写诗作文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为了戒掉诗癖，他特地写了两首诗。

都说作者痴。

《金瓶梅》一书，以孝哥儿幻化作结，《红楼梦》一梦，以贾宝玉出家收束。书中的人，万般富贵荣华细致演绎一过，末了，要一阵清风全都不见了，要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尽数覆盖了。热起冷结，纷繁错杂，其中处处金箴，字字劝诫，句句警钟。然而，让书中人再活一辈子，五辈子，

十辈子，他们还是会将那旧时事、往昔梦从头来过。让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他们死而复生，他们仍然直躬行道、犯颜直谏，把大君子的事业从头来过。让时间重新回到去年、前年、撒尿和泥巴之年，我们这些俗子凡夫，也未必肯痛改前非或前是，重写一生行状。性格即命运，修为即道路。

痴人痴人，有痴心、痴气、痴态、痴言、痴行的人，才可称之。

为了两宋十一位痴人，我也痴了一载有余。

那天黄昏，出门望见大河那一瞬间，我如释重负，千斤重担就此卸除，又忽感怅惘，仿佛从太虚幻境重新跌落尘世。写下，于我而言，意味着愿望的达成，劳有所获，也意味着放下，与书中人烟水茫茫，就此别过。

秋风无声，吹面，拂臂，捋心，清凉顺滑如青丝，真是好风。岳西雨后的山峦，腰间缠着薄薄几缕素纱，一如湖田窑白地青花，亲切又冷艳，高贵又朴素，望之杳然、旷然、怡然，有出尘之思。

我看见，宋人谓之白鸥，且在他们笔下经常出现，有归隐喻意的白鹭，夜幕降临时格外恬和。它们一个个伫立在水边沙渚上，沉静如白玉梅瓶，如山中幽人，似无所思，无所念，甚至无所视。除了填饱肚子，求偶和繁殖，它们再无他求：一身羽衣由娘胎里带来，换季时自动增减，沾染了尘埃也无须脱下来浣洗；简陋的鸟巢筑在大树的桠杈上，几年也不用修补一回；在这越发温暖湿润的南方山里，它们连三九天也不必往更南的南方迁徙，每日临水照影、闲闲迈步或者掠水翔舞。庄子所谓齐大小、齐物我、齐死生、齐贵贱、齐是非，它们近似之。老子所谓法地、法天、法道、法自然，它们就是了。它们活成了宋人向往的样子，也活成了我向往的样子。

在与它们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市上，钻地机吭吭唧唧捣碎地面，车辆按着喇叭东驰西奔，亢奋的商品叫卖声从大大小小的音箱里轰出来，无数人为了生存匆匆奔走。他们的面目，有着相似的空洞与麻木，相似的焦虑与疲惫。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拼尽全身气力，努力活在这珍贵的人间。只有在读书写文章的时候，我才暂脱尘网，像白鸥栖止于苍苍林樾，心与古人同游。

七月三十一日，周末，街市上的灯次第亮起时，我在日记本上写道：上下午均来办，完成《归袖翩然》初稿，收获一点五六万字，并核校一遍。叹年近知命，孜孜于文章，在世而忘世，不知可喜抑或可悲也。

N

月光城 随笔

## 那灿烂的两宋星空

储劲松

自青葱少年时起，就将大把大把的年华付诸文章，迷恋这纸上的黑山白水已经整整三十年了。喜耶？悲耶？悲喜参半耶？意志稍颓时，偶尔也会对着孤灯白壁，如此轻声问自己。也只是淡淡一问而已。啜一口清茶，再看那纸上河山，又有持白拂尘的羽衣仙人招我、诱我、嗔我、劝我，于是我恍恍惚惚再堕其术，于是素履之往，于是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写文章的人，日日埋首桌案，焚膏继晷兀兀穷年，看上去就像一尊泥胎一架木塑，发枯眼涩，骨瘦神羸，别人见了未免发笑，甚而心生同情：“斯人痴傻如此，自苦如此，是哪个罚的！”自己有时候也不免犹疑自伤，以为大可不必。更多的时候，作家的内心一如大江大河，一路浩荡东注纵意奔流，一路得大自在、大欢喜。其间乐，胜于豪竹哀丝，胜于佳人在抱，胜于在自家菜园子里挖出一罐金子。以文章自命的人，心中有天地覆载，头顶上有神明护佑。文章化境，领受天启，顿悟神喻，下笔如汪汪千顷之波。

这一年多，我恍惚若在醉乡。十一个光焰万丈长的宋人，面目不同，风度不同，神采不同，出身经历迥然相异，诗词文章各自华国。他们轮流与我作伴，晨昏密相过从，夤夜对榻私语，沾其雨露，染其风操，修其道德，阅其诗文。执帚清扫先生长者之门，我生何其有幸。衣宋人衣，冠宋人冠，食宋人食，语宋人语，忧宋人忧，乐宋人乐，时日一久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宋人。

这一年多，我勤恳如乡间的老父老母。工作余暇的碎片时间，节假日的囿囿光阴，以及出差行旅中的每一个间隙，我集中重读了关于两宋的青史、资料、私家著述，以及十一位文星的诗文、年谱、传记、行状、祭文、墓志。这些书一册册摞起来，足足有一腰深。不知寒暑易节，不知日月之行，不知草木荣衰，不知肌肤冷热，不知衙前河水涨水落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其间清苦，我也不改其乐。

以王安石为例，作品、史料和宋代以降相关私家著述以外，读其年谱和传记三种，分别是清代中叶蔡上翔的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，晚清民国梁启超的《王安石传》，当代崔铭的《王安石传》。他们三个人笔下，各有一个王安石，面相类似又骨相不同。在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这些同时代人笔下，甚至在王安石自己的诗词文章里，其实也不止一个王安石：伟人王安石，奸人王安石；功在社稷的

王安石，误国害民的王安石；刚愎自用的王安石，春风化雨的王安石；举贤荐能的王安石，任用宵小的王安石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安石，朝乾夕惕日忧夜虑的王安石……这个人是极其复杂的，有多种面目。把所有人笔下的王安石叠加在一起，就是王安石，然而似乎也不是真正的王安石。我要做的，是在乱山迷雾中爬梳钩沉，用万余字的不长篇幅，清晰勾勒他在两次罢相期间的作为和思想。这无疑困难的，孤勇之外，尚需耐力和眼力。我在《江南多翠微》中所写的王安石，自然也不敢说就是王安石，假若貌似之，乃至神似之，于我已经功德圆满。

写其他十位人物，难度稍低一些，但也各有艰难之处。一个人老了写自传，尚且与事实多有出入，何况是写八百到一千余年前的古人，何况是写学问渊深、经历坎坷、情感繁富、亦宦亦文的大诗人、大词人、文章丈人。深入阅读他们，我才发现，即使自以为熟稔如苏轼，我对他也是一知半解，于王禹偁、秦观、杨万里诸人，所知所读更是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。心理上，他们是可亲可敬的，实际上，他们是陌生的，至少是模糊的。这一次的探究，尤其是深入阅读其诗歌文章，他们才在心中真正立起来。

自而立之年发愿勤读古人书，经史子集、佛典道藏、山海传说、神鬼狐妖诸般古籍，一册册读下来，自以为胸中渐有丘壑历历，周身日益元气淋漓。这本应编辑之约所写的书，似是一个意外，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仿佛树上的一枚自然老熟的果子。写的时候，觉得这正是自己一直想写的一本书。写完之后又想到，限于学问和才华，它必定是有破绽的。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。书中所写，不敢说字字句句精确无误，至少都有出处，不打诳语。

但愿此书不负如来不负卿，但愿自己渐近古人渐近自然，但愿笔下文章渐有自家头面 and 自家意思。

